

陈州梦华说牡丹

■周建山

1998 年,我们在古陈州淮阳南坛湖考古中发现了一幅北宋时期的牡丹壁画,由此印证了大宋时期陈州牡丹的丰采,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宋代陈州社会经济繁荣富庶的盛世图景。大宋时期,陈州的牡丹之盛一度超过洛阳,用“陈州牡丹甲天下”形容之,一点也不为过。穿过历史尘封的岁月,梦回大宋王朝的繁华,置身于陈州的牡丹花会,你才能真切地体会到“陈州牡丹甲天下”的名副其实,才能真切感受到陈州牡丹的国色天香,才会真切地呼唤陈州的牡丹何时香兮归来,重新焕发昔日美丽的容颜,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抹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陈州城,又名宛丘、淮阳,这里地接东京开封,得近水楼台之利,社会经济随之繁华,百业兴旺,花卉业亦繁盛一时。当时天下的牡丹除洛阳之外,以陈州牡丹最为知名,陈州城里家家种植牡丹,户户庭院姹紫嫣红,好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。那时陈州的牡丹花会,也是天下闻名,其繁盛程度堪与洛阳媲美。每年春夏之交,陈州牡丹花开之际,游客纷至沓来,观者如潮。北宋熙宁四年(1071 年),时任陈州府学教谕的苏辙在《李简夫少卿诗集序》中说:“陈人喜种花,比于洛阳。每岁春夏游者,相属弥月。”宋张邦基《陈州牡丹记》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关于牡丹的重要著作,其中如此记载:“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,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,园户植花如种黍粟,动以顷计。”北宋时期陈州牡丹的繁盛由此可见一斑。

著名诗人张耒晚年移居宛丘,陈州的牡丹在他的笔下成为永不凋谢的华章。熙宁五年(1072 年),他在《到陈午憩小舍有任王二君子惠牡丹二盘皆绝品》中,描写陈州牡丹花会盛况及对陈州牡丹的印象时说:“此邦花时人若狂”,“誓观中州燕赵态,一洗千里穷荒眼。”在《同李十二醉饮王氏牡丹园》七律二首中写道:“吹尽纷纷桃李尘,天香国艳一翻新。正过谷雨初晴日,分得西都大半春。”当时“西都”洛阳的牡丹天下第一,陈州的牡丹次之。陈州的牡丹不但品种繁多,名品也不少,姚黄即是当时陈州的“牡丹之王”,在张耒看来观之足以慰藉平生。他在《生日赠潘郎》中说:“恨君未到淮阳市,一见姚黄慰此生。”在《与潘仲达二首》中说:“淮阳牡丹花,盛不数京洛。姚黄一枝开,众艳气如削。亭亭风尘表,独立朝万萼。谁知临老眼,更复美葵藿。”在《春日怀淮阳》中说:“城中万枝木芍药,姚黄一萼得春多。”可见张耒对淮阳牡丹的无限钟爱。

张耒离开陈州到黄州后,还不忘带去陈州的牡丹,他在《秋移宛丘牡丹植圭窦斋前作二绝示钜桔和》中写道:“共我辞家似旅人,栽培莫怪倍殷勤。明年太昊城中色,来作齐安江上春。千里相逢如故人,故栽庭下要相亲。明年一笑东风里,山杏江桃不当春。”在他看来,陈州的牡丹胜却江南山杏江桃的春色。苏辙离开陈州后,也不忘带去陈州的牡丹,他在《移陈州牡丹偶得千叶二本喜作》说:“小圃初开清渌岸,名花近取宛丘城。争言千叶很难认,忽发双葩眼自明。俯窥神仙终不俗,飞来鸾凤有余清。细锄瓦砾除荆棘,未可令齐众草生。”他将陈州城的牡丹以“名花”入诗,也反映出陈州牡丹的名不虚传。

历史一再证明,牡丹为和平时代而绽放,为和平时代而堂皇,亦因战乱时代而失色,因战乱时代而凋零。北宋时期,陈州牡丹与洛阳牡丹齐名,北宋末年战乱不断,洛阳牡丹悄然衰退,陈州牡丹取而代之。陈州由此成为东京开封的后花园。“陈州牡丹甲天下,花开时节动京师。”然而好景不长,宋室南渡后,牡丹栽培中心南移,陈州虽仍有栽培,但数量大减,无复往昔之盛况。南宋杰出诗人杨万里在《瓶中淮阳红牡丹落尽有叹三首》中说:“只愁风雨妒花枝,翦人瓷瓶养却伊。更下重帘深闭合,忽然花落又关谁。”以瓶中淮阳牡丹落尽寄情抒怀,表达了对南宋王朝偏安江南的忧愤,对国家早日统一的期盼。中原何时能够收复,淮阳的牡丹何时能够盛放中原?

洛阳的牡丹也一度黯淡过,但并没有在黯淡中沉沦,她就如牡丹仙子,在历史的长河里沐浴而眠一番,如今又睁开睡眠,以雍容华贵的舞姿应时而起。洛阳牡丹早已重新享誉天下,不知陈州的牡丹何时重现辉煌,再与洛阳牡丹争春比艳。这或许不只是所有淮阳人的期待,也是所有周口人的期待。希望有一天,一年一度的淮阳太昊陵庙会热闹喧嚣过后,淮阳的牡丹、荷花次第盛开,为美丽的古陈州淮阳锦上添花。若有那一天,天下看牡丹,不但到洛阳去,还要到淮阳来!我们期待着……



挑战男权社会的大唐公主们

史载,唐代公主尤多,自高祖李渊,至昭宗李晔,凡十九宗,诸帝公主,计二百一十人。

其中,有些公主摆脱了寻常女儿态,尽显敢作敢为之风,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男权社会。

“开国功臣”平阳公主

平阳公主,唐高祖李渊第三女,嫁与晋州临汾(今属山西)人柴绍。大业十三年(617)五月,李渊将在太原起兵反隋,派人密召在长安的平阳公主夫妇。公主立即对柴绍说:“君宜速去。我一妇人,临时易可藏隐,当别自为计矣。”

柴绍赶赴太原后,平阳公主回鄠县(今陕西户县)庄所,散去家资,招聚徒众数百人,以响应李渊举兵。并收编何潘仁、李仲文等部数千人,夺取鄠县,攻掠盩厔(今陕西周至县)、武功(今陕西武功县西北武功镇)、始平(今陕西兴平县)等地。其治军有法,禁令兵士不得侵掠,因此,远近前来投奔者众,得兵七万人。

当高祖挥师渡过黄河时,平阳公主亲自领精兵万余人,称为“娘子军”。与其兄李世民军会于渭北,合围京城长安。攻克长安后,被封为平阳公主,并以独有军功,厚加赏赐。

武德六年(623),平阳公主薨。高祖下诏,其葬礼加鼓吹、大辂、麾幢,班剑四十人,及虎贲甲士。有太常奏议,按照礼法,妇人不得用鼓吹。高祖斥道:鼓吹,军乐也。昔日公主举兵以应义旗,亲执金鼓,有克定的大功。并非寻常妇人所能比的,怎能没有鼓吹?于是,破例特许,以表彰平阳公主的殊绩。

恃宠弄权,封官鬻爵

唐代中叶,武则天打破了男权独尊的天下。其女太平公主、孙女安乐公主亦工于权略,开府设官,临朝专政,干预政事。

太平公主,唐高宗第三女,武则天所生。永隆年间,下嫁薛绍。薛绍死后,改嫁武承嗣。遇承嗣小疾,罢婚。再嫁武攸暨。公主多权略,其母武则天以为类似自己。神龙元年(705)正月,武则天重病,公主因助宰相张柬之等诛杀“二张”(张易之、张昌宗)有功,封为镇国太平公主。开府设置官属,并上荐朝士,大多受到重用。

景龙四年(710),中宗李显被毒杀身亡,韦皇后临朝称制。太平公主与临淄王李隆基秘密计谋,诛杀韦后,拥立睿宗李旦。由此,公主加封至万户,权震天下。“每入奏事,坐语移时,所言皆从,军国大政,事必参决。”时任宰相七人,五人出其门下。

太平公主一生受爱权略。成也权略,败也权略。终因私下连结将相,密谋废太子,事败被赐死。

安乐公主,唐中宗幼女,韦皇后所生。长安年间,下嫁武崇训。武崇训死后,改嫁武延秀。中宗复位,公主恃宠骄纵,“光艳动天下,侯王柄臣多出其门”。曾自作诏书,遮掩前文,请中宗署名,中宗笑而顺之。又请封为皇太女,中宗虽不许,亦不以罪。

唐中宗神龙年间,太平公主与中宗六位女儿:长宁公主、安乐公主、定安公主、宜城公主、新都公主、金城公主,皆开府设置官属,视同亲王。而以安乐公主开府设官尤滥,甚至公开纳财卖官,私自降墨敕斜封官授爵,号为“斜封官”。

独具眼光的和政公主

唐肃宗第三女和政公主,章敬皇后所生。识大体,性敏惠。下嫁河中解(今山西解州)人柳潭。唐玄宗天宝十五年(756),安禄山举兵叛乱攻陷京城,公主夫妇随从唐玄宗逃到四川成都。

不料,军人郭千仞率众造反,玄宗登临玄英楼谕降,叛众不听。柳潭带领折冲都尉张义重等人作殊死一战,公主授弓给丈夫,以勉励其上阵杀敌。最后,柳潭手斩敌首级五十,击退叛兵。

唐肃宗时,叛将阿布思(突厥人)之妻被拘官掖当奴仆。御宴上,阿布思妻被命穿着绿衣作倡伎。和政公主上前劝谏:阿布思属叛逆之人,可其妻无罪,不可与群倡在一起。于是,肃宗免除其为倡,并安排离开官掖。

由于连年用兵,国库空虚,和政公主想方设法,以贸易买卖赢得奇利千万,以资军饷。唐代宗初立,公主“屡陈



刘凌沧所绘文成公主像

人间利病,国家盛衰事”,为皇上所采纳。

广德年间,吐蕃再次入侵,和政公主刚怀孕,却坚持入朝商量守边御敌之计。柳潭坚决不同意,公主却说:“君独无兄乎?”随后,入内殿见皇兄。翌日,和政公主“免乳而薨”。

婚姻自主,改嫁者众

朱熹说过:“唐源流出于夷狄,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。”所以唐朝初期、中期的公主在婚姻方面也可谓“惊世骇俗”。唐宣宗李忱时,宦官世家子弟于琮,字礼周,河南(今河南洛阳)人。托当时驸马都尉郑瓌的关系,科场登第。而且被皇上看中,招为驸马,命第二女永福公主下嫁。

不料,永福公主不乐意。在与父皇吃饭时,两人谈不拢,公主怒折匕箸,以示抗婚。宣宗无奈地感慨:“此可为士人妻乎?”末了,只好作罢,改命第四女广德公主下嫁于琮。

改嫁再醮的公主也不少。粗略统计,唐代二婚三婚的公主有二十六人,约占唐代公主八分之一(不含宗室公主);高祖四女高密公主、五女长广公主、七女房陵公主、十八女安定公主;太宗长女襄城公主、三女南平公主、四女遂安公主、十三女晋安公主、十六女城阳公主、二十一女新城公主;中宗三女定安公主、四女长宁公主、八女安乐公主;睿宗七女薛国公主、八女郾国公主;玄宗六女常山公主、十三女卫国公主、十四女真阳公主、二十女宋国公主、二十一女齐国公主、二十二女咸宜公主、二十四女广宁公主、二十五女万春公主、二十八女新平公主;肃宗二女虢国公主、七女郾国公主。

但自唐代宗以下,诸公主无再婚改嫁者,而以各种缘由丐为道士者增多。这或许是冲击男权社会的另一种方式。

这些公主虽出身皇家贵胄,地位优越;但是,亦必受到世风影响。一方面受到南北朝时期的门第婚姻,以及王室离婚还本制度的影响;另一方面,囿于连年战乱频仍,人口锐减,为着恢复生产亟需劳动力,唐太宗下诏,允许寡妇改嫁。

诚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:唐代开设科举考试取士,逐渐形成新兴阶级,与当时山东士族阶级相对峙,新旧道德标准和新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。因此,唐代诸多公主冲击男权社会的现象,也就殊非偶然。

(李树政)